

The top right corner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, high-contrast illustration. It depicts a cityscape with various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. A prominent feature is a large, five-pointed star with a circular center, situated on a hill or elevated position. The sky is dark and filled with diagonal lines, suggesting rain or a storm.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somewhat abstract, with a limited color palette of greens, yellows, and browns.

雨

艾明之等著

雨

艾明之等著

“人民文学”编辑部编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内 容 說 明

这个短篇小说集包括 13 篇作品,是从“人民文学”1958 年 11、12 月号上选出的。其中,多数是反映大跃进中的新人新事,也有的描绘了边疆兄弟民族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,有的刻画了过去革命斗争中的先进人物。“雨”中的季阿镜、“三不吹”中的战成长、“抢救”中的复员汽车兵、“革命伙”中的老饲养员,都是塑造得较好,令人难忘的形象。各篇的风格也是多样的,有的更为豪放,有的更为精致,有的雄浑庄严,也有的诙谐幽默。

11、12 月号的“人民文学”共载小说 30 多篇,还有些较好的作品可能收入其它集子,故未编入此书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 22 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 057 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1284 字数 10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5 $\frac{1}{2}$ 插页 4

195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,000 册

定价 (3) 0.45 元

雨

艾明之

睡到半夜，季阿鏡忽然一骨碌从床上爬起，輕手輕脚摸着黑走到窗前，傍着小方桌子坐下。

他走動得很輕，極力不發出声响，但他还是把季大媽惊醒了。季大媽用手肘撑起上身，望着他，詫異地問：

“你怎么不睡爬起来啦？”

季阿鏡沒有回过头来。从窗外瀉进来的月光，正好落在他的臉上；他那長年被烈日曝晒的臉，閃着古銅色的光澤，臉上的皺紋細而且密，就象是塗了釉的核桃壳似的。他那剃得很短的头髮已經發白，在月光下，就象是披了一層薄霜。他的神情專注而且严肃，显然有什么事情把他吸引住了。

“我睡不着。”他說，嘆了一口氣。“要下雨啦！”他補充了一句，輕得如同跟自己心里的什么人說的。

季大媽把头伸出床外，向窗外望了一眼；天上湛藍湛藍的，沒有半絲云翳，上弦月高高掛在天上，滿天的星星，一閃一閃地閃着光。六月了，紡織娘一陣一陣地叫。偶爾刮過一陣風，樹枝的搖曳聲，黃浦江的漲潮聲，某家工廠的機器馬達聲，就一齐撞進這個市郊外的工人住宅

区来。

季大媽重新躺下，一面不滿地咕嚕道：

“你是在說夢話呵，这么好的天气，还能下雨！”

“能下！”季阿鏡毫不遲疑地接口說，“我身上的骨头在發痠作痛，还不就是要下雨啦！”

停停，他又嘆了口氣，說：

“一下雨，明生他們的任務就更艱巨啦！五千噸的大海輪，他們要趕着‘七一’以前下水，才三個半月，嘿，仿佛船不是用鋼板造的，是用紙壳壳糊的，簡直是瘋啦！”他獨自搖了搖頭，把手一甩，“可是話說回來，我要在廠里，我也要瘋的！大家都在趕英國，造的又是五千噸的大海輪，五千噸呵，自己設計，自己的原材料，自己施工，我干了一輩子，也沒有造過這樣的船啊！”

“你現在退休啦，就好好在家喝喝玩玩，別白天黑夜地瞎操這份心！”

季阿鏡突然火了，他從椅上車過身來，對着季大媽嚷道：

“我人退休，心可沒有退休！要我不關心自己廠的生產，誰也別想！你不知道，就別多嘴，干脆睡你的大覺！”

幾十年了，季大媽已經摸熟老伴的脾氣。她默默地笑了一下，然後把話題岔開，說：

“你也該睡了，怪涼的！”

季大媽一說，季阿鏡果然覺得有點涼了。但他一點睡意也沒有。他用衣服裹緊身體，然後說：

“你睡吧，別管我。”

季大媽翻了个身睡去了。季阿鏡呆呆坐在那里，仰头迎着月光，很久很久沒有动一动。他在想些什么呢？他想到了当初季大媽嫁給他时，那一場历时三天三夜的嚎啕大哭吧。那时候，人們都把造船工人叫做“吃不飽，穿不暖，一世討飯的穷冷作”。也許他想的是半年前他改进船壳裝配操作規程时，大家热烈祝賀他的盛況。再不然他想到了兒子季明生現在負責制造的五千吨大海輪了……說不定在这个初夏的深夜，他把自己五十八年的生涯全都回味过了，誰知道哩！

季阿鏡就这样默默地坐着。黑夜过去了，黄浦江东面的上空，出現了淡淡的淡青色的晨曦。周围的一切漸漸活躍起来，好几扇窗子忽然被灯光照亮，接着傳来了嬰孩的啼叫，大人說話和走动的声音……季阿鏡惊醒过来了，他搖了搖頭，好象要把粘在腦子里的什么甩开，然后站起身，摸到后面厨房去。

厨房是几戶人家合用的，但現在厨房里并沒有人。他用凉水匆匆洗漱了一下，掀开自己的鍋盖，那里有昨夜剩下的冷飯，他撕下一片鍋巴，捏成团团，一面嚼着，一面回到房里来。

季大媽睡得正沉，他輕輕搖醒她說：

“我到厂里去看看！”

季大媽揉着眼睛，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季阿鏡已經迈出房門了。

季阿鏡一面嚼着飯团，一面向厂里走。从工人住宅区到造船厂，有一个鐘点帶二十分的路程。季阿鏡显然已經習慣于这种奔波。就在他退休前，尽管厂里备得有交通車接送，但他就从沒有坐过。每天早上，交通車还没有来到住宅区，他已經进了厂，开始忙着上班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了；晚上，他总是摸黑才回去。有人劝他坐交通車，連他的兒子季明生也劝过他，全被他拒絕了。

“我和交通車沒有緣分，”他解嘲地說，“你坐上了它，就給它箍死啦，要想多干一点活都不成！”

国务院頒布退休条例以后，他是同意退休的第一个。但他几乎每隔三五天就憋不住跑到厂里去，看看船台上生产情况，找一些老兄弟們聊聊，有时党委書記留他一起吃飯……可是，象今天这么早进厂，却还是退休后的第一遭。讓他吃惊的是，这条平时極为冷僻的郊区馬路，現在还不到五點鐘，却異乎尋常的熱鬧，有許多跟他一样的人在赶路，更多的人騎着自行車，哼着歌，一輛接一輛，就象一条長龙一样，飞一般地从他身边掠过。其中有一些人，虽然不在同一个車間，他还是認出来是自己造船厂的。

“唉，大躍進，大躍進，可真是不一樣啦！”他興奮地想，同時也有一點說不出的惆悵：要是能讓他參加這場大躍進，好好干一番該多美呵！

季阿鏡赶到厂里还不到七點鐘，厂里已經熱鬧得很。虽然还有一个多小时才上班，人却象潮水一样湧来了。船台上的气氛更是不同：起重机的巨臂在半空来回曳动，

望不到边的大鋼板在人头上晃过来晃过去，人，在它下面，有多小呵！电焊的火花因成一片，耀的人不得不用手遮住眼睛。冷風枪响得就象是重机关枪，震得鋼板索索地抖。一場真正的战斗正在这里展开。

工人們看見季阿鏡，紛紛向他問好。要在往日，季阿鏡一定留下来跟他們聊聊。現在他却沒有这份心情，他急于找到工段長——他的兒子季明生。

要在一艘五千吨的大海輪上找人，真不是件輕松事。季阿鏡从艙艙找到上甲板，从上甲板又找到二甲板，最后在船尾找到季明生，他正跟电焊工人在研究焊裝錨鏈筒的活兒。看見兒子，季阿鏡心里忽然打了一个哆嗦，几天不見，兒子的模样可変多了：眼睛布滿紅絲，喉嚨完全啞了，現在他就是用手勢在說話的；原来相当寬闊的臉也変尖了，就象干了的笋壳子。

季明生看見季阿鏡，也是一怔：

“爹，你这么大早来厂干什么？”

季阿鏡沒有回答他的，却問：

“你昨晚沒回去？”

季明生笑了。

季阿鏡臉上的皺紋激动地抖擻，他抓住兒子的手，亲昵地叮囑道：

“任务当然不能耽誤，可是身体能当心还是当心一点……你告訴小勇媽了吧？”

“我已經托人捎了信回去，告訴她我在厂忙着活，不

用盼我。”

季阿鏡点点头，寬慰地松了一口气，然后放眼向四周望去：水色渾濁的黃浦江，在朝暉下閃着五彩絢爛的光澤，显得出奇的溫柔嫵媚。沿江兩岸密密層層的桅杆、烟囪、鉛皮蓋頂的倉庫，直向吳淞口外伸延。五千噸新船上雖然还有很多重活沒有开始，但已經頗具規模了；龐大的船体，偃伏在船台上，就象是一头准备扑向黃浦江的雄獅。季阿鏡想起自己来厂的目的，自責似的拍拍自己花白的头，对季明生說：

“哦，看我差一点忘了，我是来告訴你，馬上就会下雨，你們得赶快采取措施。”

“下雨？”季明生不自觉地抬起头来。天气好極了，湖青色的天空又高又寬，几縷白云輕輕地从天上飄过，一只蒼鷹在舒徐地打旋，忽然翼子一側，笔直地落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不見了。季明生笑了起来：“这种天气哪里会下雨，我昨晚还特地看了晚报上的气象报告，这两天都是好天气——”

季阿鏡不快地打断道。

“我这身骨头比哪里的气象台都靠得住！你得馬上做好准备！”忽然放低声音，好象有什么秘密似的，“下了雨‘七一’还能下水么？”

季明生把头一摆，斜睨着天空。

“別說下雨，就是下刀子，‘七一’我們也要把船造好下水！”

季阿鏡的臉掠過一道笑容，他咂着嘴，就象嘗到了什麼美味似的，大聲叫起來：

“對，對，就是下刀子也得下水！這是解放後我們自己造的最大的一條船，帝國主義都用冷眼瞅着，我們可不能輸這口氣！”

“爹，你放心吧，輸不了！”停停，季明生湊在季阿鏡耳邊輕聲說，“比這條大一倍的，馬上就要造啦！”

季阿鏡望着兒子，惊奇地張大了嘴，接着朗聲笑了，笑的全身都打顫。這時，有人來找季明生，季阿鏡一面笑着，一面揮手向兒子示意說：

“你去吧，去吧，別讓雨把活耽誤啦，你不用管我！”

兒子走了以後，季阿鏡開始在船上船下走動；他一会儿跑到這裡，給別人一點忠告，一会儿又跑到另一個地方，幫着人家一齊干活。他那古銅色的臉閃着紅光，連皺紋仿佛都少了，稀了。可是當他站在一件新裝的船尾鋼板前，他的臉色却驟然陰暗下來。

他把季明生找了來，指着那塊鋼板說：

“這裡要重新返工！”

季明生檢查了一下焊縫，困惑地攤開手。

“沒錯，應該裝在這兒。”

“就是沒留‘余量’，將來船會變形，影響質量。”

季明生不作聲了。他其實是早就發覺了的，但他覺得情況並不嚴重，而且誰也不至於在這一些微小的地方為難他的，值不得花費許多時間去返工重裝。現在，他象

被人揭發了什么隱秘似的羞慚地紅了臉，訥訥地為自己解脫說：

“这个……返工要耽誤不少時間呵，現在每一分鐘都是金子……”

季阿鏡截住他：

“要快，也要重質量，我們不能象日本鬼子那樣，船倒是四五個月就造出來了，可是過不了兩個星期，又開進船塢修理啦。”

“不，情況沒有這麼嚴重，”季明生極力想說服季阿鏡，“以後焊裝時我們注意一點就行了。”

季阿鏡朝兒子瞪了一眼，不滿地哼着鼻子，仿佛想說些什么，但隨即改變主意，突然車轉身走了。季明生望着他那有點駝背的後影，笑了一笑，以為問題已經解決，就又趕到別處張羅新的活兒去了。

然而，事情並沒有了結。

隔了一會，季阿鏡又在船台出現了，跟在他後面的是工藝組長范萬鴻。范萬鴻正在開調度會議，被季阿鏡硬拖了來的，他不知道現場上出了什麼事，臉上還帶着驚惶困惑的神情。季阿鏡把范萬鴻帶到船尾，指着那塊鋼板說：

“你看，這個合乎工藝規程嗎？”

范萬鴻蹲下來用鋼皮尺丈量了一下，又檢查了一下焊縫，然後打發人去找季明生。

季明生來了，一見范萬鴻跟季阿鏡站在一起，心里便明白了。

范万鴻說：

“老季，這塊鋼板有毛病啊！……”

“你別說了，”季明生截斷他，“我馬上叫人割下來重新安裝。”

季明生車轉身，直視着季阿鏡，笑着說：

“爹，你比檢查員都要嚴呵！”

季阿鏡覺得兒子的話里有話，就正色道：

“這樣大的船，馬虎不得呵！”接着，他又和解似的說：“你只要叫一個電焊工來，我幫你把它裝好，不會耽誤了你的正活。”

電焊工來了以後，季阿鏡把衣服一脫，只穿一件汗衫，立刻就動手干開了。太陽一陣比一陣熱起來，鋼板晒得跟才從爐子裡拖出來似的，燙得人的腳板直發疼。季阿鏡滿是皺紋的臉、長長的白眉、拳曲的手指、黧黑的身体，全被汗淋濕了，汗水滴在鋼板上，騰起一縷縷白色的水蒸氣。這一切季阿鏡全都不在意，他的眼睛奕奕地閃光，干劲越來越旺盛，十點剛過，他就把那塊鋼板重新安裝好了。

季明生和范万鴻走來檢查了他安裝的鋼板，一致夸贊他做得又快又好。季明生顯然已經完全忘記剛才曾經有過的那一點風波，帶着滿意的口吻，對季阿鏡說：

“爹，你快休息休息吧，等一會我們一齊去食堂吃飯。”

季阿鏡一個人船上船下地又巡視了一轉，一切都進

行的又快又好，他忍不住在心里夸贊了兒子几句。眼看这里沒有他插手的份兒，他这才怏怏地离开船台，到休息室去。他想到那兒去喝一口水，早上离开家，直到現在，他还没有喝过一滴水哩，他觉得口渴，而且累得厉害。

“是老啦！”他对自己說，“才干一会活就累啦！这条船要是交給我負責，別說‘七一’，就是‘八一’也下不了水呵！”

他自嘲地笑了一下，那种說不出的惆悵驀地又从他心上一閃而过。

休息室內排着一列一列的衣服箱，这是給工人們上下班时換衣服用的；这些衣服箱，新做不久，整个休息室充滿了新的木材的香味。季阿鏡倒了一杯鹽汽水剛在一只箱子上坐下，从衣服箱的后面，突然飞起一陣哄笑。

“輸啦！輸啦！三下鼻子！一！二！三！”有人大声喊着拍着手。

季阿鏡丟下杯子，走到后面来，他的臉一下变了顏色：四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正在那里玩“刮鼻子”。

四个人当中有一个瘦長条子，首先發現季阿鏡，立刻招呼他說：

“季师傅，你怎么到厂里来啦！”

季阿鏡走到他們身边坐下，不动声色地說：

“找你們打牌来的！来，把牌給我，我来發。”

四个人对望了一眼，把牌給了他。

季阿鏡把牌对对齐。“还是副新牌。”他說，咂咂嘴，

一面却把牌揣到自己口袋里去。

四个人一齐叫了起来。

“季师傅，牌，我们的牌，你……”

“没错，你们的牌，少不了。我问你们，厂里入那么紧张在干活，你们真有这个脸躲在这玩牌？”

四个人一齐僵住了，你瞪我，我瞪你，找不到说的。

“你们这些毛孩子呵，真不知道酸甜苦辣！”季阿镜叹息地摇摇头，突然扒开自己的衣服，露出瘦稜稜的胸膛，一把抓住身边那个青工的手，把它按在自己的肋骨下面。“按这儿，对，对，按着了吗？这儿有个缺口，摸着了？这根骨头断了！怎么会断的？美国鬼子在这儿，曾经造过四条船——天、地、玄、黄，设计，原材料，什么都是美国人监督着的。这几条船造了好几年。那时候，我就在那些船上做，我发现美国鬼子把船舱设计错了，那个美国鬼子叫摩根，有一次，他到船上来，我就跟他说，你猜他怎么的？”

“没有接受你的合理化建议？”用手按着季阿镜胸脯的那个青工，生气地问。

“那时候有什么合理化建议呵！”季阿镜笑了起来，“那个叫摩根的美国鬼子听了我的意见，什么也没有说，他斜着眼睛看看周围的人，然后从地上捡起一根铁棒。狗杂种，他还瞄了瞄那根铁棒，好象还嫌它不够分量似的，一下子把我的肋骨给打断了。”

四个青年工人一齐惊叫起来。那一个立刻从季阿镜胸脯上缩回了手，就象给蛇咬了一口似的。

的肋骨就会痠痛起来，这就是我們造船工的日子！”说到这里，季阿鏡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，“你們現在呢，人家在生产上躍进，你們可跟这儿来了！”

四个青年工人立刻委屈地叫起冤来：

“冤枉呵，季师傅，这可真是活天冤枉呵！我們不是有活不干，是我們把活干过头啦，后面材料来不及供应，我們只好窩工啦！”

季阿鏡不作声，逐个逐个地盯着他們的眼睛，这些眼睛是誠实的。

“不信可以調查嘛！”四个人不約而同地喊起来。

“要真是这样，可以原諒一半，”季阿鏡說，“可是另一半还是不能原諒。”他忽然把身体向前一冲，“別人落后了，你們为什么不催他們，攆他們，大字报干什么的？就不能貼到他們組里面去！”

季阿鏡霍地站起身：

“走吧，我們就去写大字报，敲鑼打鼓地送去！”

四个青年工人快活地欢呼起来，雀躍着，把季阿鏡拥着写大字报去了。

大字报貼出去才半小时，四个青年工人就已經滿头大汗地在干活了。季阿鏡跟他們在一起，帮他們遞工具，拉風割皮帶，領焊条……等到下班时，四个青年工人已經舍不得和季阿鏡分手了，如果不是季明生把季阿鏡拉走，他們已經暗暗合議好，要把季阿鏡請去一起吃飯的。分

別的時候，季阿鏡從口袋里掏出撲克牌，塞在那個瘦長條子的手里。“拿回去吧，”他用力摸摸他們的頭，“等五千噸‘七一’下了水，到我家來，我們好好較量一盤！”他說，大聲笑了起來。

吃了中飯，季明生勸季阿鏡回家去休息。季阿鏡抬頭看了看天色，拒絕了。天色果真已經起了變化，一塊從東面升起來的黑雲在迅速擴大，周圍一切很快陰暗下來。季明生猜透了季阿鏡的心思，笑着安慰他說：

“你就放心我這個共產黨員的兒子吧，我已經作了緊急安排，下雨影響不了我們的進度！”

季阿鏡笑了。這笑容，使他突然變得象個孩子似的。他拉着兒子的手，懇求地說：

“你就讓我留下看看吧，回了家，心還是在這兒。”

季明生嘆了口氣，同意了。

下午開工後不久，風雨就來了。風撲打着鉛皮屋頂、電綫、起重機……發出了尖銳的嘯聲。一股熏人的熱氣立刻從地上蒸發起來，和着雨，織成一張厚厚的灰沉沉的幕布。雨潑水似的潑到船殼上，立刻變成絳黃色的水柱瀉到地上。一切都象在浮動，一切都變得影影綽綽的了。連船台上未完工的新船，好象也要浮起來，立刻會被風卷到黃浦江去。

在大風大雨中，一個高高的瘦削的老工人，弓着背，毫無畏懼地一會兒出現在這裡，一會兒又出現在另一個地方。這便是退休工人季阿鏡。雖然一切都已經安排

好，工人已經轉移到風雨棚下、船艙下，有些支起了帆布帳篷，繼續在工作。季阿鏡覺得自己在这个偉大的工程中出了一點力，為它奔忙過，感覺到無比的快樂、幸福，就象喝了醇酒似的沉醉。

如果不是黨委書記聞訊趕來，天知道季阿鏡什麼時候才肯回去休息。

“你回去吧，季師傅，你已經忙了一整天啦！”黨委書記激動地請求道。

“不不不，我一點不累！”季阿鏡堅決地說，頭搖的象潑浪鼓似的。

“看你身上濕的，該回去換換衣服，明天再來！”黨委書記堅持說。

季明生、車間主任，許許多多和季阿鏡相熟的老工人，都來勸季阿鏡。最後黨委書記叫來了汽車，大家簡直象綁架似的扶着濕淋淋的季阿鏡，把他送進汽車。

“唉，你們這些人啊，”季阿鏡在車廂里半笑半怒地對大家搖著手指喊道，“你們把我當作資產階級小姐啦，干這麼一點活，淋這一點子雨，就能把我打倒了麼？”

他大聲叫著嚷著，心裡却是甜絲絲的，他知道大家愛他，尊敬他。

“老來甜！老來甜！我這一輩子总算沒白活呵！”

正如許多上了年紀的人一樣，他坐在軟軟的車廂里，獨自大聲地自語著，而且很快就睡着了。

車外，雨在繼續下著。